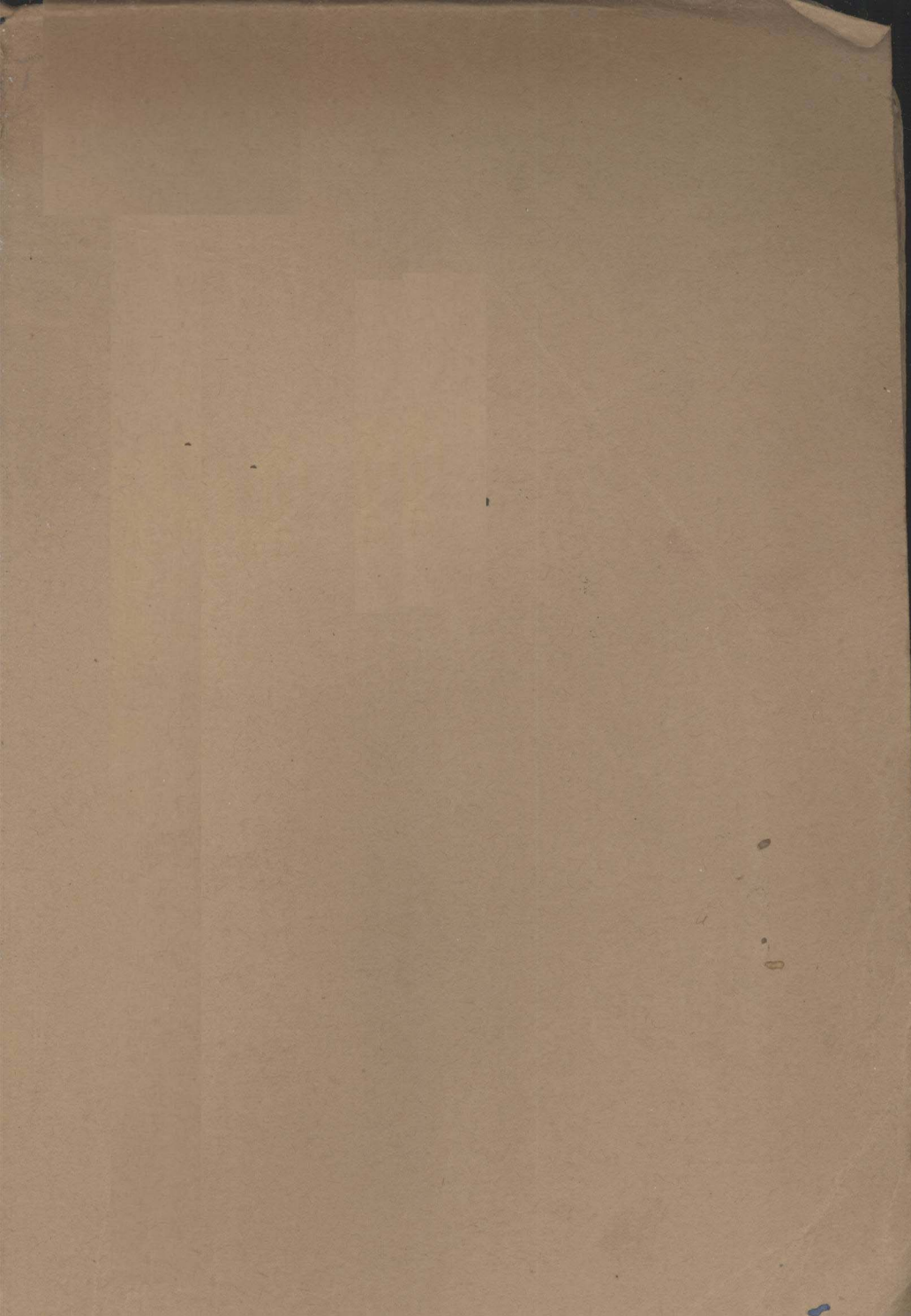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激流》总序

几年前我流了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《复活》^①，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：“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”。

事实并不是这样。生活并不是一个悲剧。它是一个“搏斗”。我们生活来做什么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？罗曼·罗兰的回答是“为的是来征服它”^②。我认为他说得不错。

我有了生命以来，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仅仅经历了二十几个寒暑，但是这短短的时期也并不是白白度过的。这期间我也曾看见了的东西，知道了不少的事情。我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，但是我并不孤独，并不绝望。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，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，通过乱山碎石中间。

这激流永远动荡着，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，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。在它的途中，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的水花，这里面有爱，有恨，有欢乐，也有痛苦。这一切造成了奔腾的一股激流，具着排山

① 指 Louise Maude 的英译本。

② 见罗曼·罗兰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剧本《爱与死的搏斗》。

之势，向着唯一的海流去。这唯一的海是什么，而且什么时候它才可以流到这海里，就没有人能够确定地知道了。

我跟所有其余的人一样，生活在这世界上，是为着去征服生活。我也曾参加在这个“搏斗”里面。我有我的爱，有我的恨，有我的欢乐，也有我的痛苦。但是我并没有失去我的信仰：对于生活的信仰。我的生活还不会结束，我也不知道在前面还有什么东西等着我。然而我对于将来也有一点概念。因为过去并不是一个沉默的哑子，它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。

在这里我所要展开给读者看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。自然这里只有生活的一小部分，但已经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、欢乐与受苦所组织成的生活的激流是如何地在动荡了。我不是一个说教者，所以我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，但是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它。

有人说过，路本没有，因为走的人多了，便成了一条路。又有人说路是有的，正因为有了路才有许多人走。谁是谁非，我不想判断。我还年轻，我还要活下去，我还要征服生活。我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会停止的。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！

巴 金 1931年4月

第四卷目录

激流》总序..... 1

家(1931)

家..... 1

后记..... 454

附录一 呈献给一个人(初版代序)..... 457。

附录二 关于《家》(十版代序)..... 461

附录三 和读者谈《家》..... 478

家
(1931)

7

之势，向着唯一的海流去。这唯一的海是什么，而且什么时候它才可以流到这海里，就没有人能够确定地知道了。

我跟所有其余的人一样，生活在这世界上，是为着来征服生活。我也曾参加在这个“搏斗”里面。我有我的爱，有我的恨，有我的欢乐，也有我的痛苦。但是我并没有失去我的信仰：对于生活的信仰。我的生活还不会结束，我也不知道在前面还有什么东西等着我。然而我对于将来却也有一点概念。因为过去并不是一个沉默的哑子，它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。

在这里我所要展开给读者看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。自然这里只有生活的一小部分，但已经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、欢乐与受苦所组织成的生活的激流是如何地在动荡了。我不是一个说教者，所以我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，但是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它。

有人说过，路本没有，因为走的人多了，便成了一条路。又有人说路是有的，正因为有了路才有许多人走。谁是是非，我不想判断。我还年轻，我还要活下去，我还要征服生活。我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会停止的。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！

巴 金 1931年4月

風刮得很緊，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樣在空中飛舞，沒有目的地四處飄落。左右兩邊牆腳各有一條白色的路，好像給中間滿是水泥的石板路鑲了兩道寬邊。

街上有行人和兩人抬的轎子。他們斗不過風雪，顯出了畏縮的樣子。雪片愈落愈多，白茫茫地布滿在天空中，向四處落下，落在傘上，落在轎頂上，落在轎夫的笠上，落在行人的臉上。

風玩弄着傘，把它吹得向四面偏倒，有一兩次甚至吹得它離開了行人的手。風在空中怒吼，聲音淒厲，跟雪地上的腳步聲混合在一起，成了一种古怪的音樂，這音樂刺痛行人的耳朵，好像在警告他們：風雪會長久地管治着世界，明媚的春天不會回來了。

已經到了傍晚，路旁的燈火還沒有燃起來。街上的一切逐漸消失在灰暗的暮色里。路上盡是水和泥。空氣寒冷。一個希望鼓舞着在僻靜的街上走得很吃力的行人——那就是溫暖、明亮的家。

“三弟，走快点，”說話的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，一手拿伞，一手提着棉袍的下幅，还掉过头看后面，圓圓的臉

冻得通紅，鼻子上架着一副金絲眼鏡。

在后面走的弟弟是一个有同样身材、穿同样服装的青年。他的年紀稍微輕一点，臉也要瘦些，但是一双眼睛非常地明亮。

“不要紧，就快到了。……二哥，今天練習的成績算你最好，英文說得自然，流利。你扮李医生，很不錯，”他用热烈的語調說，馬上加快了脚步，水泥又濺到他的褲脚上面。

“这没有什么，不过我的胆子大一点，”哥哥高覺民帶笑地說，便停了脚步，讓弟弟高覺慧走到他旁边。“你的胆子太小了，你扮‘黑狗’簡直不像。你昨天不是把那几句话背得很熟嗎？怎么上台去就背不出来了。要不是朱先生提醒你，恐怕你还背不完嘞！”哥哥温和地說着，没有一点責备的口气。

覺慧臉紅了。他着急地說：“不曉得什么緣故，我一上講台心就慌了。好像有好多人的眼光在看我，我恨不得把所有的話一字不遺漏地說出来……”一陣風把他手里的伞吹得旋轉起来，他連忙閉上嘴，用力捏紧伞柄。這一陣風馬上就过去了。路中間已經堆积了落下来未融化的雪，望过去，白皚皚的，上面留着重重叠叠的新旧脚迹，常常是一步踏在一步上面，新的掩盖了旧的。

“我恨不得把全篇的話一字不遺漏地背了出来，”覺慧把剛才中断了的話接着說下去；“可是一开口，什么話都忘掉了，連平日記得最熟的几句，这时候也記不起来。一定

朱先生提一两个字，我才可以說下去。不曉得将来正
上演的時候是不是还是这样。要是那时候也是跟現在一
樣地說不出，那才丟臉嘞！”孩子似的天真的臉上現出了严
肅的表情。脚步踏在雪地上，軟軟的，發出輕松的叫声。

“三弟，你不要怕，”覺民安慰道，“再練習兩三次，你
就会記得很熟的。你只管放胆地去做。……老实說，朱先
生把《宝島》^①改編成剧本，就編得不好，演出来恐怕不会
有什么好成績。”

覺慧不作声了。他感激哥哥的友爱。他在想要怎样才
能够把那一幕戏演得好，博得来宾和同学們的称贊，討得哥
哥的欢喜。他这样想着，过了好些时候，他觉得自己渐渐
地进入了一个奇异的境界。忽然他眼前的一切全改变了。

在前面就是那个称为“彭保大将”的旅館，他的老朋友畢尔
就住在那里。他，有着江湖氣質的“黑狗”，在失去了两根
手指，经历了許多变故以后，終于找到了畢尔的踪迹，他
心里交織着复仇的欢喜和莫名的恐怖。他盘算着，怎样去
見畢尔，对他說些什么話，又如何責备他弃信背盟隱匿宝
藏，失了江湖上的信义。这样想着，平时記熟了的剧本中
的英語便自然地涌到脑子里来了。他醒悟似地欢叫起来：
“二哥，我懂得了！”

覺民驚訝地看他一眼，問道：“什么事情？你这样高
兴！”

① 《宝島》是英国小說家司蒂文孙（1850—1894）的一本惊险小說。李
医生和綽号“黑狗”的人都是小說中的人物。

“二哥，我現在才曉得演戲的奧妙了，”覺慧帶着幼稚的得意的笑容說。“我想着，仿佛我自己就是‘黑狗’一樣，於是話自然地流露了出來，並不要我費力思索。”

“對的，演戲正是要這樣，”覺民微笑地說。“你既然明白了這一層，你一定會成功的。……現在雪很小了，把傘收起來罷。刮着這樣的風，打傘很吃力。”說着他便抖落了傘上的雪，收了傘。覺慧也把傘收起了。兩個人並排走着，傘架在肩上，身子靠得很近。

雪已經住了，風也漸漸地減輕了它的威勢。牆頭和屋頂上都積了很厚的雪，在灰暗的暮色里閃閃地發亮。幾家燈燭輝煌的店鋪夾雜在黑漆大門的公館中間，點綴了這條寂寞的街道，在這寒冷的冬日的傍晚，多少散布了一點溫暖與光明。

“三弟，你覺得冷嗎？”覺民忽然關心地問。

“不，我很暖和，在路上談着話，一點也不覺得冷。”

“那麼，你為什麼發抖？”

“因為我很激動。我激動的時候都是這樣，我總是發抖，我的心跳得厲害。我想到演戲的事情，我就緊張。老實說，我很希望成功。二哥，你不笑我幼稚嗎？”覺慧說着，掉頭去望了覺民一眼，他害怕哥哥會笑他。

“三弟，”覺民同情地對覺慧說。“不，一點也不。我也是這樣。我也很希望成功。我們都是一樣。所以在課堂上先生的稱贊，即使是一句簡單的話，不論哪一個聽到也會高興。”

“对，你說得不錯，”弟弟的身子更挨近了哥哥的，两个人一塊兒向前走着，忘却了寒冷，忘却了風雪，忘却了夜。

“二哥，你真好，”覺慧望着覺民的臉，露出天真的微笑。覺民也掉过头看覺慧的發光的眼睛，微笑一下，然后慢慢地說：“你也好。”过后，他又向四周一望，知道就要到家了，便說：“三弟，快走，轉弯就到家了。”

覺慧点了点头，于是两个人加速了脚步，一轉眼就走入了一条更清靜的街道。

街灯已經燃起来了，方形的玻璃罩子里，清油灯的光在寒風中显得更加孤寂，灯柱的影子淡淡地躺在雪地上。街中寥寥的几个行人匆忙地走着，留了一些脚印在雪上，就默默地消失了。深深的脚迹疲倦地睡在那里，动也不想动一动，直到新的脚来压在它們的身上，它們才發出一陣低微的嘆声，被压碎成了奇怪的形状，于是在这一白無际的长街上，不再有清清楚楚的脚印了，在那里只有大的和小的黑洞。

有着黑漆大門的公館靜寂地并排立在寒風里。两个永远沉默的石獅子蹲在門口。門开着，好像一只怪兽的大口。里面是一个黑洞，这里面有什么东西，誰也望不見。每个公館都經過了相当长久的年代，或是更換了几个姓。每一个公館都有它自己的秘密。大門上的黑漆脫落了，又塗上新的，虽然經過了这些改变，可是它們的秘密依旧不讓外面的人知道。

走到了这条街的中段，在一所更大的公館的門前，弟兄两个站住了。他們把皮鞋在石阶上擦了几下，抖了抖身上的雪水，便提着伞大步走了进去。他們的脚步声很快就消失在黑洞里面。門前又恢复了先前的靜寂。这所公館和别的公館一样，門口也有一对石獅子，屋檐下也挂着一对大的紅紙灯笼，只是門前台阶下多一对长方形大石缸，門墙上挂着一副木对联，紅漆底子上現出八个隶書黑字：“国恩家庆，人寿年丰。”两扇大門开在里面，門上各站了一位手执大刀の頂天立地的彩色門神。

二

風完全止了，空氣還是跟先前一樣地冷。夜來了，它卻沒有帶來黑暗。上面是灰色的天空，下面是堆着雪的石板地。一个大天井里鋪滿了雪。中間是一段墊高的方形石板的過道，過道兩旁各放了几盆梅花，枝上積了雪，變成白色，像玉樹一樣地美麗。

覺民在前面走，剛剛走上左邊廂房的一級石階，正要跨過門檻進去，一個少女的聲音在左上房窗下叫起來：“二少爺，三少爺，你們回來得正好。剛剛在吃飯。請你們快點去，裏頭還有客人。”說話的婢女鳴鳳，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女，腦後垂着一根髮辮，一件藍布棉袄裹着她的苗條的身子。瓜子形的臉龐也還豐潤，在她帶笑說話的時候，臉頰上現出了兩個酒窩。她閃動着兩只明亮的眼睛天真地看他們。覺慧在後面對她笑了一笑。

“好，我們放了傘就來，”覺民高聲答道，並不看她一眼就大步跨進門檻去了。

“鳴鳳，什麼客？”覺慧也踏上了石階站在門檻上問。

“姑太太和琴小姐。快點去罷，”她說了便轉身向上房走去。

覺慧望着她的背影笑了一笑。他看見她的背影在上房門里消失了，才走進自己的房間。覺民正從房裡走出來，便說：“你在跟鳴鳳說些什麼？快點去吃飯，再晏點恐怕飯都吃完了。”覺民說畢就往外面走。

“好，我就這樣跟你去罷，好在我的衣服還沒有打濕，不必換它了，”覺慧回答道，他就把傘丟在地板上，馬上走了出來。

“你總是這樣不愛收拾，屢次說你，你總不聽。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！”覺民抱怨道，但是他的臉上還帶着笑容。他又回轉身走進房去拾起了傘，把它張開，小心地放在地板上。

“這又有什么辦法呢？”覺慧在門口看着他做這一切，帶笑地說，“我的性情永遠是這樣。可笑你催我快，結果反而是你耽擱時間。”

“你總是嘴硬，我說不過你！”覺民笑了笑，就往前走了。

覺慧依舊帶笑地跟着他的哥哥走。他的腦海里現出來一個少女的影子，但是馬上又消失了，因為他走進了上房，在他的眼前又換了新的景象。

圍着一張方桌坐了六個人，上面坐着他的繼母周氏和姑母張太太，左邊坐着張家的琴表姐和嫂嫂李瑞珏，下面坐着大哥覺新和妹妹淑華，右邊的两个位子空着。他和覺民向姑母行了禮，又招呼了琴，便在那两个空位子上坐下。女傭張嫂連忙盛了兩碗飯來。

“你們今天怎麼回來得這樣晏？要不是姑媽來玩，我

們早吃過飯了，”周氏端着碗溫和地說。

“今天下午朱先生教我們練習演戲，所以到這個時候才回來，”覺民答道。

“剛才還下大雪，外面想必很冷，你們坐轎子回來的嗎？”張太太半關心、半客氣地問道。

“不，我們走路回來的，我們從來不坐轎子！”覺慧聽見說坐轎子，就着急地說。

“三弟素來害怕人說他坐轎子，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，”覺新笑着解釋道；眾人都笑了。

“外面並不太冷。風已經住了。我們一路上談着話，倒也很舒服，”覺民客氣地回答姑母的問話。

“二表哥，你們剛才說演戲，就是預備開游藝會的時候演的嗎？你們學堂里的游藝會什麼時候開？”琴向覺民問道。琴和覺民同年，只是比他小幾個月，所以叫他做表哥。琴是小名。她的姓名是張蘊華。在高家人們都喜欢叫她做“琴”。她是高家的親戚里面最美麗、最活潑的姑娘，現在是省立一女師三年級的走讀生。

“大概在明年春天，下學期開始的時候。這學期就只有一個多禮拜的課了。琴妹，你們學堂什麼時候放假？”覺民問道。

“我們學堂上個禮拜就放假了。說是經費缺少，所以早點放學，”琴回答道，她已經放下了飯碗。

“現在教育經費都被挪去充作軍費用掉了。每個學堂都是一樣地窮。不過我們學堂不同一點，因為我們校長跟

外国教員訂了約，不管上課不上課，总是照約付薪水，多上几天課倒便宜些。……据說校长跟督軍有点关系，所以拿錢要方便一点，”覺民解釋說。他也放下了碗筷，鳴鳳便絞了一張臉帕給他送过来。

“这倒好，只要有書讀，別的且不管，”覺新在旁边插嘴道。

“我忘了，他們进的是什么学堂？”張太太忽然这样地問琴。

“媽的記性真不好，”琴帶笑答道，“他們进的是外国語專門学校。我早就告訴过媽了。”

“你說得不錯。我現在老了，記性坏了，今天打牌有一次連和也忘記了，”張太太帶笑地說。

这时大家都已放下了碗，臉也揩過了。周氏便对張太太說：“大妹，还是到我屋里去坐罢，”于是推开椅子站起来。众人也一齐站起，向旁边那間屋子走去。

琴走在后面，覺民走到她的旁边低声对她說：“琴妹，我們学堂明年暑假要招收女生。”

她惊喜地回过头，臉上充滿着光輝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發光地盯着他的臉，好像得到了一个大喜讯似的。

“真的？”她問道，还帶了一点不相信的样子。她疑心他在跟她开玩笑。

“当然是真的。你看我什么时候說過謊話？”覺民正經地說，又回头看一眼站在旁边的覺慧，加了一句：“你不相信，可以問三弟。”

“我并没有說不相信你，不过这个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，”琴兴奋地含笑說。

“事情倒是有的，不过能不能实行还是問題，”党慧在旁边接口說。“我們四川社会里衛道的人太多了。他們的势力还很大。他們一定会反对。男女同校，他們一輩子連做梦都不曾梦到！”他說着，現出憤慨的样子。

“这也沒有多大的关系！只要我們校长下了决心就行了，”党民說，“我們校长說过，假使沒有女学生报名投考，他就叫他的太太第一个报名。”

“不，我第一个去报名！”琴好像被一个偉大的理想鼓舞着，她热烈地說。

“琴兒，你为什么不进来？你們站在門口說些什么？”張太太在里面喚道。

“你去对姑媽說，你到我們屋里去耍，我把这件事情詳細告訴你，”党民小声慫恿琴道。

琴默默地点一下头，就向着她的母亲那边走去，在母亲的耳边說了两三句話，張太太笑了一笑說道：“好，可是不要耽擱久了。”琴点点头，向着党民弟兄走来，又和他們一路走出了上房。她剛走出門，便听見麻将牌在桌子上磨擦的声音。她知道她的母亲至少还要打四圈麻将。